



但令文字还照世

——我与东坡先生的缘分

● 陈智峰

在群星闪耀的人类历史星河中，总会有那么一二颗明星，在我们的人生之路上，照亮、指引甚至成全我们。于我而言，你——东坡先生——就是那样一颗无比璀璨的明星。

1037年，你出生于四川眉山岷江之畔；1978年，我出生于浙江永嘉楠溪江之畔。从年龄上说，你比我年长941岁。

公元1047年，10岁的你，在家随着母亲程氏读书。在读《后汉书·范滂传》时，便向母亲表明你要学习范滂的气节，做一个勇敢而正直的人，从此立下了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宏志。这一年，你写过一篇父亲苏洵命题的作文《夏侯太初论》（一说《黠鼠赋》），其中有“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无失声于破釜，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蛰”的句子，令父亲啧啧称奇、称赏不已。

公元1988年，10岁的我，就

读于家乡芙蓉村小学四年级。我第一次读到了你的《题西林壁》这首诗，惊喜地发现了在李白杜甫孟浩然白居易之外的另一片天地。从此喜欢上你的诗文，至今不废。后来，我还读到了你称赞我家乡的诗句“自言官长如灵运，能使江山似永嘉”，更是让我相信冥冥之中我俩是有缘分的。这一年年底，我的一篇习作《一只爱做梦的老鼠》被推为范文在全校传阅，这让我有了一个成为作家的梦想。

公元1057年，20岁的你，初到京城，在礼部省试中写就了一篇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，你的立论“立法贵严，而责人贵宽。因其褒贬之义，以制赏罚，亦忠厚之至也”令主考官欧阳修眼前一亮、拍案叫绝，却又因为他“犹疑其客曾巩所为，但置第二”。事后他才发现此文的作者居然是“眉山苏轼”，于是他对副主考梅尧臣说：“老夫当避此人，放出一头地。”之后的礼

部复试，你以《春秋》对义名列第一。殿试则中进士乙科，与18岁的弟弟苏辙一起被仁宗皇帝誉为“吾今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”。

公元1998年，20岁的我就读于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。此时的我已发现自己并非一块当作家的料，于是转而成为一位优秀的中学语文教师而努力。在大量读你的诗文之外，我多次研读了林语堂先生的《苏东坡传》，从你的人生华章中汲取了不少养分。我还曾结合英文原著，花了不少时间来比较张振玉和宋碧云两个译本的异同：张的译本常有自己的发挥，多用四字句，文言与白话夹杂，较有民国之风；而宋的译本则更贴近原著，语言也更平实，因而更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。那时的我未曾想过，这段经历在近20年之后会成为自己开设关于你的选修课程的原动力之一。

公元1067年，30岁的你相继失去了两位至亲：原配妻子王弗和



师道

二〇二二年第八期